



红花岡畔

欧 阳 山 著



红花岡畔

欧阳山 著

工人出版社

1962年·北京

紅 花 岡 畔

欧 阳 山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門外六鋪炕)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9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49,000字 印数：22/16 印数：1—12,000(景)165,000

1953年2月北京第1版

1962年5月北京第4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07·69

定 价：0.19元

統一書號：10007·69

定價：0.19 元

前 記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第一次偉大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战争。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支持，由于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和苏联共产党的重要援助，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在广东成立了革命政府，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召集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大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帮助孙中山筹办黄埔軍官学校，培养革命軍事干部。这次有共产党人出席并参加领导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实上成了革命高漲的起点。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香港十多万工人开始罢工。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香港反帝情緒更加激昂，广东革命政府宣布与英国經濟絕交，封鎖海口。六月二十九日，香港的中国工人爆发了二十五万人的大罢工，并有十三万人陸續撤回广州。同时，广州沙面的洋务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对住在沙面的帝国主义者加以抵制。这就是世界有名的省港大罢工。

在广州工人和近郊农民的支持和参加下，广东革命政

府从东江回师討平了軍閥刘振寰、楊希閔的密謀叛乱。十月和十二月，广东的“国民革命軍”在广东工人和农民的大力支持下举行第二次东征和南征。前后不过三个月，統一了全广东。

在省港大罢工以前，特别是罢工开始以后，广州工人的經濟斗争也有了迅速的开展。最主要的胜利之一是增加工資，至于工作时间和劳动条件等也有了一定的改善。并且还爭取了“雇主不得任意开除工人”的权利，工会爭取和資本家訂立了一些維護工人利益的协定和契約。

由“五卅”到北伐前夕，广东农民运动也有迅速的发展。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主持广东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領導农民斗争的干部；同时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泛傳播了馬克思列宁主义。

一九二六年七月革命軍举行北伐，省港罢工工人又組織了运输队、宣傳队、卫生队随軍北伐。北伐軍占領武汉后，为了爭取更有利的革命局势，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自动結束省港罢工，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召集广州各界群众大会，宣布取消对香港封鎖。并由政府与罢工委员会共同决定，在海关附近另建二五附加稅征收机关，在关税上附加二五稅，以此稅作为收束罢工之用。每一罢工工人先領一百元，到香港及各处寻找工作。六个月后，如找不到工作，可以回广州，由罢工委员会依然供其食宿。当时罢工虽已办理結束，但罢工委员会一切机关依照存在，罢工食堂与宿舍也一律存在，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以后，十一月汪精卫以武力强迫解散罢工工人，罢工才算最后完结。但是省港罢工播下来的种子，却直接影响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起义和广东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自四月十五日早晨，在广东的反革命派开始大批地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解除了黄埔军官学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器。一切革命的职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和学生组织都被搜查。在广州市就逮捕了两千一百多人，秘密枪杀一百多人。好几千的铁路工人被解雇了。海员工会被强占了。省港罢工工人被驱逐了。所有的革命工会都被反革命派的亲信、流氓、地痞、工贼所组成的所谓“改组委员会”用暴力篡夺了。资本家利用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受摧残的时机，在经济上也同时向工人进攻，纷纷推翻过去工会与雇主订立的契约和协定，降低工资，延长工时，任意解雇和开除工人，取消了一切福利措施，谁要是反抗，就被提交“改组委员会”，加以共产党员的“罪名”，马上逮捕。

农民被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和国民党的官吏逼粮、加税、追租、夺佃、霸地、封屋、殴辱、强奸，再加上私刑拷打，火烧水溺，只好死的死，逃的逃。就是那一般城市居民，除了忍受纸币贬值、物价腾贵、交通停顿、盗贼如毛的折磨生活以外，还被宪兵、警察、侦缉、特务整天跟踪搜查、打家劫舍、威吓欺詐，奸骗诱拐，弄得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家庭拆散，颠沛流离。士兵们整天在军阀混战中流血送命，但是得不到一顿饱饭，也得不到一件寒衣，还要拳打脚踢，受尽种种非人待遇。

在这乌云襲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把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坚决地承担起来的。

广州工人驟然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随时被打死、逮捕和开除，工人运动的領袖和骨干很多被捕、被杀和被逐，革命工会連半公开的可能也沒有了，不得不从事秘密的活动。革命职工会原来的糾察队和工人群众为了保护工会，反抗压迫，自动地組織了各种不同的秘密的武装团体，如手車工人的“劍仔队”，海員的“工人自救队”、“义和团”，和“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維持队”等等，共四千五百人。其中拥有省港罢工工人二千人，手車工人一千人和其他工人一千五百人。这些組織非常严密，但是武器不多。当时武汉政府还未公开反动，工人们希望武汉政府回师南征，他們准备起来做內应。

六月十九日，省港罢工二周年紀念日，已經轉入秘密活动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召集了两万罢工工人举行大会，会后还示威游行。他們提出的口号是：“保持罢工工人一切权利！”“釋放一切政治犯！”“打倒委派的改組委員！”“保持四月十五日以前工人和資本家所定的協約！”并提出要“打倒帝国主义的下流走狗——蔣介石和广东新軍閥！”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策謀的武汉反革命叛变，使广州工人大大失望。南昌“八一”武装起义的消息傳來，广州工人又燃起了迎接南昌起义的革命军队打回广东来的希望，并且准备在他們打到广州附近时起义响应。南昌起义革命军队在潮汕失敗，广州工人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在南昌起义的賀龙、叶挺军队失敗两个星期之后，十月十四日那天，

广州海員，为了反对輪船公司开除曾經参加省港罢工的海員、而以工賊代替的決議，举行罢工。并給予海員工具的“改組委員”以严厉的打击。接着，广州市的革命工人紛紛起来进行驅逐改組委員會的斗争。印刷工人罢工一天，把改組委員會逐出工会会址。煤油业工人襲击了改組委員會，五金工人、洋务工人、运输工人等也赶走或打死了派来的“改組委員”。紅旗又重新高悬于工会的房子之上。

十月間，張发奎的軍隊开入广东。他們为了要夺取統治广东的桂系軍閥的地盘，开头还預备在完全战胜桂系軍閥之前，暫緩压迫工人，企图騙取工人的好感和支持。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別委員會和省港罢工委員會也就利用这个机会，由秘密的状态进到公开的行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召集了代表會議，到会的有百余工会的代表。會議决定提出下列要求：1. 釋放一切政治犯。2. 保证工会与农会的自由。3. 驅逐一切改組委員。4. 四月十五日前工人与雇主所定的協約一概保持有效。5. 保持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为爭取实现这些要求，代表會議决定十月二十三日举行总罢工，并且从改組委員會手中夺回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員會也召集了代表會議，决定省港罢工工人参加十月二十三日广州工人的示威，并在示威大会上选举新的罢工委員會，这个新委員會應該把一切文件从改組委員會手中接收过来。这时候，張发奎的猙獰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逮捕了海員工会會員四十五人和省港罢工委員會的委員三十人。警察宪兵为了防止总罢工，昼夜

警戒，巡行街市，搜查行人，全市陷于恐怖状态。

不久，汪精卫、陈公博等到达广州，准备帮助張发奎重新伪装“国民党左派”来欺騙群众。但十一月一日，被反革命派在四月十五日驅逐的两千铁路工人和“四·一五”之后裁撤的五百火柴工人，在东山汪精卫住所前面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复工，汪精卫拒絕不見，还下令逮捕了三十多个工人。这次示威的领导者、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別委员会主席也當場被捕。以后，在第一公園前，在工人代表大会內，工人们又接連被枪杀、被逮捕。汪精卫知道省港罢工工人是广州工人的中坚力量，所以他千方百計要解散罢工工人的队伍。十一月中旬，他用强力将罢工工人的宿舍和飯堂封闭。十一月二十四日省港罢工工人在第一公園門口集会，高呼“誓死反抗解散省港罢工工人！”“誓死不退出生罢工工人宿舍！”等口号，被国民党保安队冲散，并捕去工人二十五人。第二天，罢工工人用燒毀几座宿舍的行动，来表示自己对反动政府的无限憤怒。

这样，为了反抗叛变的国民党的反革命恐怖，打退大资产阶级、地主及其追隨者向工人的猖狂进攻，广州的革命工人提出了武装起义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在八月七日召集了紧急会议。党在这个会议上为了挽救革命，糾正了投降主义，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坚持革命的斗争。在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維埃——工农兵貧民代表会议

的武装起义的总口号。党中央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便指示广东省委要在城市和农村中发动和扩大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十一月二十六日，广东省委通过了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在二十八日发表了公开号召起义的宣言，积极支持和领导了广州工人阶级这一英勇的要求和行动。

省委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之后，便立即成立了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行动委员会”，由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担任总指挥。很快，广州各业工人分散的秘密武装组织“工人自救队”、“剑仔队”和“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等，改编为统一领导的赤卫队。赤卫队队员包括有五金、手车、汽车、建筑、海员、运输、菜市、市政、铁匠、面粉、蒲团、印刷、火柴、店员、缝衣、铁路、油业、柴炭、酒米、打石、搭棚、木匠、山货等行业中的先进工人。其中省港罢工工人是最有力的成员。此外，在郊区还成立了农民赤卫队。在东江、北江、西江各县的农民中组织了红军。同时还成立了秘密的工厂，赶制了五百个手榴弹和炸弹。兵工厂的工人暗中为起义者准备了一千枝标枪。

党加紧进行了对国民党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士兵的工作。教导团由一千三百个下级军官组成，其中有两百个是共产党员。在教导团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同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叶剑英同志是当时教导团的领导人。十月四日，教导团的两百个积极分子，在广州的郊外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听了共产党代表的报告，一致主张起

义。警卫团参加起义的第三营便是以省港罢工纠察队的工人組成的部队，該营主要领导骨干都是共产党员。领导警卫团起义的是共产党员蔡申熙同志，陶铸同志当时也参加领导警卫团的起义行动。

十二月七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了一个秘密的代表会议，通过了马上起义的决议，并选出了十个代表参加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会。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由十六个委员組成，除十位工人代表外，还由革命士兵和广州近郊农民协会分别选出三个代表参加。同时，党和职工会出版的“红旗”和“广州工人”等刊物，积极鼓动起义。这时，广州的局面因为粵桂两派军阀积极准备战争而更形混乱。秘密的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起义的行动计划。党的支部、职工会、赤卫队都每天不断地开会。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在紧张地工作着，迎接起义。起义的时间定于十二月十三日。

但是在事先，已经前往上海的汪精卫，風聞广州工人准备起义的消息，曾經派他的老婆陈璧君赶来广州向張发奎面授破坏起义的计划。跟着又电告張发奎，要他立即解除教导团武装，驅逐赤卫队，搜查职工会，以及制造借口逮捕苏联領事。而准备参加起义的教导团内部也有反动军官告密。張发奎立即电令他的“护党軍”前敌总指揮第四軍軍长黃琪翔赶回广州执行汪精卫的计划。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起义总指揮部便立即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是星期六。那天晚上七点钟，广东省国民党政府主席陈公博和他的朋友第四軍副軍长謝嬰白一起到海員工会去参加一个宴会。那时候，陈公博还自称是“国民党左派”，还組織了一个什么“革命工人联合会”，打算用“左”的面貌来欺騙群众。他坐在汽車里面，自以为是快乐而自信的，他的朋友謝嬰白却表現得愁眉苦臉，灰心丧气。汽車外面的黄包車响着鈴噐，飞快地向后倒退。他輕輕拍着他朋友的大腿說：

“朋友，你是軍人，振作一点。你現在正要去赴宴，不是去开追悼会。”

謝嬰白实在振作不起来。他的眼睛望着車外，像說夢話一般地說：“宴会——追悼会，有什么真正的区别么？我看这批改組委員没有什么办法治得住那些共產黨員。黃紹瑗派去的改組委員还不是叫他們打坏了一半！我們这些改組委員也难得寿終正寢。你說他們坚决反共？也許是的。不过我看他們实际上全是賊眉賊眼的，只想搞錢。”天气并不冷，陈公博好像觉着很冷似地吸了一口气道：“老兄，你這句話說得太严格了。比方你我，我們都不想搞錢么？耶穌說过，

誰純潔無瑕，誰才能懲罰那個犯罪的人。”這以後，兩個人都不吭聲了。是的，海員工會的問題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自從四月間，國民黨背叛革命以後，任何一個統治廣廣的軍閥，都想委派幾個算得上心腹的工賊到工會里去當“改組委員”，因而經常引起武裝衝突。在海員的面前，陳公博並不比黃紹竑更有面子。海員們連全副武裝的英帝國主義也不害怕，哪里會害怕幾個帶着保鏢的“改組委員”！說老實話，他們根本也不需要什麼“改組”。他們有自己選出來的執行委員會，雖然這執行委員會由於這一年的省長們不承認而失去了法律的地位，但他們並沒有因此而犯愁。當下謝嬰白覺着實在沒有話說，就扯淡道：

“應該先取得海員們的承認，然後再來歡宴。”

陳公博笑了一笑，說：“那自然好。不然的話，先歡宴，然後取得海員們的承認，也算不錯。”

謝嬰白搖搖頭，開玩笑道：“真該着你来当省长。你那股醉生梦死的劲儿，叫我学也学不来。你全不把共产党放在心上，好像你一点也不惧怕他们。”

陳公博哈哈大笑起來，說：“這不是惧怕不惧怕的問題。這是手腕的問題。這是力量的問題。”

說到这里，汽車停下来了。卫队本来站在两边踏板上的，这时都跳下了車，其中有一个弯着腰，打开了車門，讓他們两个下了車。他們緩慢地走到樓上宴會的地方，那里已經黑壓壓地坐了几十个人，烟霧弥漫，噏得人說不出話來。大家用欢呼、鼓掌、鞠躬、問好、遞烟、奉茶來接待他們，跟着

就开席。陈公博首先“訓話”，往后又喝了几杯酒，就和謝嬰白告辞出来。在汽車上，他們又繼續談起剛才那个沒有談完的話題。这回是陈公博先开口，他說：

“我看你跟汪先生的脾气有点相似。你們总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風。光是考虑了又考虑，怀疑了又怀疑，好像共产党今天晚上就会暴动起来似的。你想想看：一个广东省的江山我們还怕坐不稳，我們将来怎么去坐全中国的江山？”

謝嬰白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話，可是接着又說：“汪先生不是有电报給你么？張主席不是认为那种可能性是有么？”他这里所說的汪先生，就是汪精卫，那时候在上海。張主席是張发奎，那时候是广东临时軍事委员会的主席。昨天，汪精卫从上海打电报給他們，要他們不管找不找得到什么借口，立刻动手搜查苏联領事館，逮捕苏联領事，說共产党准备在十二月十五日暴动。

陈公博輕蔑地聳了一聳肩膀道：“可能性是永远都有的。他們天天都說要暴动，你天天都去相信他們？那你連睡觉都睡不成了。說老实话，如果共产党現在当真要暴动起来的話，我担心他們連一个像样的軍事指揮官都找不出来！”

汽車开到东山一座大洋房的門口就停下来了。两个人一道下了車，走到铁門前面。当卫队們站得离他們較远的时候，陈公博又低声加上說：“你跟張主席仔細談一談，要他下决心立刻动手解决掉那个教导团，就高枕无忧了！其他都不打紧，只有那东西是个真正的禍患。八点钟，我跟黃司令

有个约会。最迟九点半钟，我也上張主席这儿来。你們先談一談，只是不要神經過敏。”說完，他就扭轉身坐上汽車，去赴广州卫戍司令黃琪翔的宴会去了。

二

就在这个晚上的七点钟左右，有一个矮矮胖胖的年輕人走进了龙藏街的太丘书院。这个人就是赤卫队总指揮周文雍。他穿着一套半新旧的咖啡角的西装，在灯火輝煌的永汉路上閃了一閃，就轉进灯光暗淡的西湖街。再轉一个灣，就钻进那黑黝黝的龙藏街。誰也沒有发现他。太丘书院像平常的时候一样，大門半掩着，有两三个人站在門口吸烟。他和他們打了个招呼，就一直走进里面的“过厅”。那里吊着一盞搪瓷大罩的煤油灯，灯下坐着十几个工人模样的男子。他一进去，大家就活跃起来。他跟每一个人低声說了几句話，就轉身过来，对大家說：

“今天晚上就要給張主席、黃司令、陈主席他們做寿，咱們定下的五百个寿桃，只取回了三百个，还有小北門的两百个沒有取回来。誰去走一趟？”

他所說的“做寿”、“寿桃”这些隱語，大家一听，就嘩嘩地大笑起来。这个說要去，那个也說要去。他挑选了一个叫簡发的精明汉子，說：“你去”。这簡发是海員出身，年紀三十多岁，强壮有力，在赤卫队第一联队里面担任一个中队长，一听说輪到他，就豎起大拇指頂着自己的鼻尖，高兴得

不得了。周文雍接着說：“你先別忙高興。事情不是那麼輕鬆的。你在你自己那個隊里面再挑選兩個運輸工友，兩個酒米工友，還要再挑兩個會說會寫的：一個要會說客家話，一個要會說廣州話。去吧！地址、暗號都記清楚了沒有？好的，快行動起來！”

簡發配齊了人手，拉了兩部大板車，就朝小北門走去。車子到了越華路盡頭，因為沒有馬路，不能再往前走，就停下來。大家帶了繩索扁担，走進大塊的長條麻石鋪成的街道里面去。在一家叫做“大安”的酒米鋪子門口，大家停了下來。鋪門只開了兩扇，其餘的六扇全關着，一盞昏黃的電燈從里面發出暗淡的光。簡發進去一會兒，又出來向那六個人招手。那六個人跟着進去，穿過門面，走到後進的一個小房間里，見靠牆堆着用麻袋裝得脹鼓鼓的十大包“白米”，店老板正在向簡發點交。簡發問道：

“二百個壽桃，齊了？”

老板點點頭，說：“齊了。上等豆沙壽桃，一拉就響！”

六個人動手把那兩袋放在最上面的手榴彈搬下來，並且用繩索把它絡住。簡發走出鋪面，倒了一杯茶，在慢慢地喝着。這時候，忽然有四個警察亮着槍走進來。一個人用兩手抓住他的衣領和胳膊，一個人舉起手槍對住他。其餘兩個人一直朝里面走進去。不久，里面响了一槍，拿槍對着簡發的警察一轉身也朝里面沖了進去。這裡簡發把手里的茶朝那剩下來警察的臉上一潑，趁勢用身體盡力把他一撞，他就倒在地上。簡發飛身往門外跑，警察爬起來，拚